

A01~A04·第381期·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 主编 张亚琴 版式 崔琛 校对 刘军

安徽侠女传奇

本周,一部有关女侠电影的即将上映,引发了万众的期待。

侯孝贤把聂隐娘捧成了热门,大家也开始重新审视侠客这个词。

侠客身负绝技,行走江湖,或拯救战乱中破碎的爱情,或行侠仗义。在某种意义上讲,不少行的是刺客之事。

但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,保一方百姓平安。

很多人接触侠客以及侠义精神是从武侠小说中开始

的,而在其中印象最深和久久回味的就是背后的侠义情怀,他们往往练就一身不凡的武功,而且品德高尚,视义精神为第一要义,即为天下生民伸张正义,所以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是非常崇尚侠客以及侠义精神的。

但直到唐代,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。

她们的个性特点非常突出。她们敢恨敢爱,既有英雄气,又有儿女情,都以坦率豪爽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对自己喜欢的人慷慨奉献,无所吝嗇,同时又嫉恶如仇,一旦查访到仇

家,必断其首级方肯罢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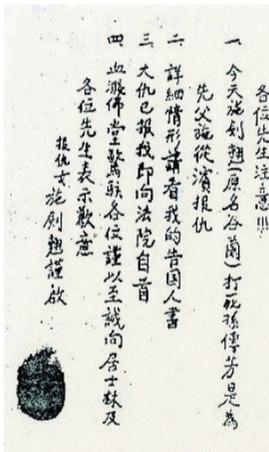
像聂隐娘投奔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之后,竭尽全力保护他的安全,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迎击刺客。

同时,她们的恨也是强烈的、不可遏制的。像民国的安徽侠女施剑翘,为报父仇,谋划十年之久,最终手刃大军阀孙传芳。

当然,侠义精神还体现在为国忧患和关心民事上。比如和秋瑾挚交的旌德才女吕碧城。

张亚琴

施剑翘:为父复仇手刃军阀



施剑翘的《告国人书》

20岁的施剑翘,立下的誓愿是手刃仇人。

原籍安徽桐城的施剑翘自小受父亲宠爱,深居闺阁,缠过足,并没有受过新教育。1925年,父亲施从滨在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。孙传芳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,将施从滨斩首。

施剑翘先后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堂兄施中诚和丈夫施靖公的身上。

施中诚幼年丧父,从小被施从滨夫妇收养。他从军官学校毕业后,又得到施从滨的帮助,升迁得很快。出事后,他曾在施从滨的遗像前发誓,一定要报这深仇大恨。为此,施剑翘和母亲还找到了施从滨的上级——大军阀张宗昌,请求提拔施中诚为团长,以便有报仇的机会。但这位堂兄在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后,就再也没有提及报仇的事。失望之余,施剑翘给这位堂兄写了封长信,表明与他断绝来往,此后多年再无联系。

这时,又有一位军官出现了,他就是施靖公。他亲口答应施剑翘,替她报杀父之仇。复仇心切的施剑翘以身相许,嫁给了施靖公。施剑翘随夫回到太原后,先后生下两个儿子。让施剑翘万万没想到的是,当她重提报仇时一事时,丈夫竟然一再敷衍。1935年,施靖公被提升为旅长,但是对于报仇之事却再也不提了。

施剑翘眼见复仇无望,只好决定自己动手。离家出走前,她留诗一首:“一再牺牲为父仇,年年不报使人愁。痴心愿望求人助,结果仍须自出头。”表达了求人的无奈和自己复仇的决心。

施剑翘小时候裹过脚,行动起来很不方便。为了便于行动,她去医院做手术把已经畸形的脚趾骨撑开了。她还顶着炎炎烈日,在野外练习骑马射击,为行刺做足各项准备工作。

后来,听说孙传芳在天津定居,施剑翘只身前往,几经周折,施剑翘得知孙传芳经常在居士林出现。

于是,施剑翘化名“董惠”,混入居士林,果然在这儿见到了孙传芳。

1935年11月13日,这是施剑翘计划动手的日子。当身披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了佛堂后,施剑翘急忙退出居士林,赶回住处,迅速穿上大衣,把枪和传单装进口袋里,急匆匆地返回居士林。稍坐片刻后,她见自己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,便悄声向看堂人说:“我的座位离火炉子太近了,烤得很难受。前面有些空位子,我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?”对方也没多想,点头同意了。施剑翘站起身来,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,突然拔出手枪,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枪响,孙传芳扑倒在地上,施剑翘怕他不死,又向他连开两枪,鲜血喷出来,溅了一地。

枪声一响,佛堂里一片大乱。施剑翘大声宣布了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的原因,她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传单发给大家。传单上写着:一、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。二、详细情形请看我的《告国人书》。三、大仇已报,我会向法院自首。四、血溅佛堂,惊骇各位,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表示歉意。和传单一起分发的,还有《告国人书》和一张施从滨身穿军装的照片。

法庭上,施剑翘面对孙的家属的哭诉和孙旧部“请予严厉判处”的叫嚷,神色安详,泰然自若地诉说报仇经过。她供诉历时长达两个多小时,听者无不动容。经长达十个月的三级审理,判处施有期徒刑七年。经社会各界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、李烈钧、于右任等出面救援,1936年,她在度过了11个月的囚牢生活后,获特赦出狱。

吕碧城:与秋瑾并名的女权先驱者



吕碧城手札

绛帷独拥人争羨,到处咸推吕碧城。

这是世人对祖籍安徽旌德的吕碧城的评价。

吕碧城生于晚清,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她的身上有很多个“第一”: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,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,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,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,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。

她一生伤怀国是,关怀民瘼。

1904年春夏之交,在吕碧城的天津住处,有客人投“秋瑾”的名片求见。来客身着长袍马褂男装,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,英气勃发,气度非凡,这人就是“鉴湖女侠”、并曾以“碧城”为号的秋瑾。

当时,正准备留学日本的秋瑾,因读了吕碧城的作品,引为同道知己,特来登门拜访。这天,两位民国“女子双侠”初识,却一见如故。此夜,秋瑾留宿于吕碧城处,彻夜长谈。国家积弱、政府腐败、民族危机等等,她们同怀忧患与激愤,诸多共识,相见恨晚。

秋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,筹划革命。吕碧城同情革命,却愿从事教育,启迪民智,改变民风,以此济世救民。

1907年1月14日,秋瑾在上海创办《中国女报》,仅出的两期中,均刊登了吕碧城的文章。她们相互呼应,宣扬民主思想,鼓动社会变革和女权运动。此年7月15日,秋瑾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。吕碧城闻讯后,冒着风险派人去收殮秋瑾的遗体,葬于西湖边,后又亲自拜谒秋瑾墓。

她对秋瑾念念不忘,曾撰文《革命女侠秋瑾传》,刊发于美国纽约、芝加哥等地的报刊,引起强烈反响,也使自己陷于险境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,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,任大总统,吕碧城进入新华官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。后袁世凯欲称帝,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。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,毅然辞职,携母移居上海。她与外商合办贸易,仅两三年间,就积聚起可观财富,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。

吕碧城终身未婚,信佛后,守五戒,吃素,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。1929年,她接受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,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,大力提倡素食,“护生戒杀”。